

詹 鏌 主 編

李 白 全 集 校 注 彙 釋 集 評

詹鎡 主編

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

五



百花文藝出版社

李太白文集卷第十四

歌詩三十五首

送上

南陽送客

楚漢

【題解】

《元和郡縣志》卷二「山南道鄧州（南陽）」：「《禹貢》豫州之域……秦襄王取韓地，置南陽郡，以在中國之南，而有陽地，故曰南陽，三十六郡，南陽居其一焉。漢因之，領縣三十六，理宛城……武德二年，復爲鄧州。」即今河南南陽市。此詩爲開元二十八年春李白遊南陽所作。

斗酒勿與薄〔一〕，寸心貴不忘〔二〕。坐惜故人去〔三〕，偏令遊子傷。離顏怨芳草，春思結垂楊。揮手再三別〔四〕，臨歧空斷腸。

【校記】

〔題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全唐詩本、王本俱無題下注。

〔勿與〕與，咸本、蕭本、郭本、朱本、嚴評本、全唐詩本、王本俱作爲，王本注云：一作與。按與、爲兩可通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勿與，張相《詩詞曲語辭匯釋》卷四：「與猶謂也。……李白《南陽送客》詩：『斗酒勿與薄，寸心貴不忘。』勿與，勿謂也。言勿謂酒薄也。」爲薄，《古詩十九首》：「斗酒相娛樂，聊厚不爲薄。」

〔二〕謝靈運，《上留田行》詩：「寸心繫在萬里。」

〔三〕坐惜，謝朓《和王主簿季哲怨情》：「徒使春帶賒，坐惜紅妝變。」《詩詞曲語辭匯釋》卷四「坐，甚辭，猶深也，殊也。……崔國輔《香風詞》：『……坐惜玉樓春欲盡，紅綿粉絮挹妝啼。』……坐惜猶云深惜或殊惜。」

〔四〕揮手，《文選》卷三一劉鑠《擬行行重行行》：「迴車背京里，揮手從此辭。」張銑注：「揮手，舉手辭別也。」

朱曰：「南陽送客，不知爲誰言。以斗酒餞別，雖非爲薄，然亦不在乎酒也。所貴者久，要之不忘耳。故人爲別不肯少留，未免令我以傷心也。怨連芳草，思結垂楊，於此分手，將遠別矣；臨歧斷腸，又何益乎？蓋離別者，丈夫之常事耳，不必過爲兒女之態，斯可也。」

唐汝詢《唐詩解》卷三三：「此客中送客，故極敘不忍別之情。本斗酒薄矣，勿以爲薄，而中心藏之意不在酒也。其奈故人去而我遊子獨傷乎？於是藉草而怨生，折柳而思結。揮手再三，臨歧腸斷，非所謂『（心）折骨驚』之別乎！」

《李詩直解》：「此南陽送客而敘離別之情也。言我以斗酒祖餞，勿以爲薄，但寸心戀戀，貴不忘耳。坐惜故人已去，誰爲儔侶？而偏令我遊子之傷懷也。故離顏怨芳草之萋萋，恐王孫之不歸也。春思結垂楊之裊裊，因行役之折贈也。我與君揮手而別，復再三以別者，此心之戀戀耳。臨茲相分之歧路，不空斷腸哉！」

【集評】

嚴評「斗酒」二句：「真情厚意，二語道盡。」

謝疊山云：「曲盡離別之情。」（《李太白詩醇》卷三引）

嚴評本載明人批：「空說意多，與唐人律調又稍不同，然卻自蒼古。」「前半字字圓勁，纍纍如貫珠。」

梅鼎祚《李詩鈔》：「此詩舊列五言古，然實律耳。」

《詩歸》卷一六鍾惺評首聯：「如此便厚。」評領聯：「亦是客中送客語，說得渾然不覺。」

吳昌祺《刪定唐詩解》卷一六：「平平說去而有別致，悲芳草用王孫不歸意。」

應時《李詩緯》卷三評前兩聯——「清空如話，逐句一轉，此仙筆也。」「離顏」二句——

「二句從古中出。」「揮手」句——「樸素。」總批：「氣本漢魏，而出以清新之筆。」

《唐宋詩醇》卷六：「從《古詩十九首》脫化而出，詞意俱古。詠至五六（句），可謂蘊藉風流矣。」

【備考】

《校注》：「此詩當與卷七之《南都行》，卷二〇之《遊南陽白水》及《遊南陽清冷泉》諸篇爲同時之作。」

安注繫此詩於開元二十六年，按語云：「此詩時在春日，《遊南陽白水》及《遊南陽清冷泉》二詩時在秋日，當非同時之作。此與《南都行》則爲同時之作，二詩均化用《古詩十九首》詞句，其寂寞情懷亦相似。」按，《遊南陽白水》及《遊南陽清冷泉》並無實證爲秋季作。

送張舍人之江東 淮南

【題解】

《舊唐書·職官志》：「中書舍人六員。舍人掌侍奉進奏，參議表章，凡詔旨敕制，及璽書策命，皆按典故起草進畫；既下，則署而行之……通事舍人十六人。通事舍人掌朝見引納及辭謝者，於殿廷通奏。」此張舍人究爲中書舍人抑或通事舍人不詳。

張翰江東去，正值秋風時。天清（一作晴）一鴈遠，海闊孤帆遲。白日行欲暮，滄波杳難期（一作白日行已晚，欲暮杳難期）。吳洲好（一作如）見月，千里幸相思（四）。

【校記】

〔題〕咸本、蕭本、郭本、朱本、嚴評本、全唐詩本、王本俱無題下注。

〔天清（一作晴）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全唐詩本俱無一作注。文粹作晴。

〔白日行欲暮，滄波杳難期（一作白日行已晚，欲暮杳難期）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全唐詩本俱無一作二句注。英華滄波作滄海。元刊二十六卷本日作雲，晚作遠。

〔好（一作如）見月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朱本、全唐詩本俱作如。王本作如，注云：一作好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張翰，字季鷹，晉時人。此二句以張翰比張舍人。《世說新語·識鑒》：「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，在洛見秋風起，因思吳中菰菜羹，鱸魚膾，曰：『人生貴得適意爾，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。』遂命駕便歸。」

〔二〕杳難期，楊素《贈薛播州》詩：「千里悲無駕，一見杳難期。」

〔三〕朱注：「吳洲，江東三吳之地也。」顏延年《北使洛》詩：「振楫發吳洲。」

〔四〕謝莊《月賦》：「隔千里兮共明月。」

朱曰：「此白送張舍人之江東，言張翰之思葦鱸棄官而歸，正值秋風之時，天宇清明，一雁飄然而遠舉，海水空闊，孤帆悠揚而遲回。臨歧分手，白日易晚，圖爲再會。而滄波之遠，又難期也。既別之後，君到吳洲，如或見月，亦必爲我而相思矣。」

唐汝詢《唐詩解》卷四：「此言舍人值秋而歸，無異張翰之命駕。但別我而去，既如孤雁之失羣，越海而行，且有風波之險阻，以此不能無念耳。倘舍人無忘舊好，則亦對景相思可也。」

【集評】

嚴評前兩聯——「情境曠遠，可望可思。」

方回《瀛奎律髓》卷二四：「一雁孤帆之句，亦以寓吾道不偶之歎。下句引白日滄波，而云『行欲暮』，『杳難期』，意可見也。」

嚴評本引明人批：「是拗律，然亦帶古意，佳。」

《詩歸》卷一六鍾惺評前二聯：「疏快宜人。」

吳昌祺《刪定唐詩解》卷二：「此擬五律拗體。」

王夫之《唐詩評選》卷二：「讀太白詩，乃悟風華不由粉黛。溫飛卿、楊大年殊郎當不俚賴。『天清一雁遠』與『大江流日夜』、『亭皋木葉下』，自挾飛仙之氣。賈島『落葉滿長

安』，妝排語耳。無才而爲有才，欺天乎？」

應時《李詩緯》卷三批首聯：「自然。」頷聯：「飄逸。」頸聯：「淒而不滯。」尾聯：「婉致。」總批：「手腕上下，固與人別。古氣尤不可及。」

〔日〕近藤元粹《李太白詩醇》卷三：「送張舍人引張翰典，甚妙。」

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

魏詩附

【題解】

《元和郡縣志》卷五河南道河南府王屋縣：「王屋山，在縣北十五里。周迴一百三十里，高三十里。」王屋山人，魏萬別號。《唐詩紀事》卷二二：「萬，後名顥，上元初登第。始見白於廣陵，白曰：『爾後必著大名於天下，無忘老夫與明月奴。』因盡出其文，命顥集之。」王譜天寶十三載下注云：「按魏顥集序曰：解攜明年，四海大盜。據此推之，則相遇之時，乃天寶十三載也。」《繫年》繫此詩於天寶十三載，謂：「太白遊廣陵，與魏萬相遇。遂同舟入秦淮，上金陵，與萬相別，復往來宣城諸處。……詩云：『五月造我語，知非佗儼人。』魏萬答詩云：『此別未遠別，秋期到仙山。』當是五月以後尙未入秋以前所作。」

王屋山人魏萬，云自嵩、宋沿吳相送，數千里不遇。乘興遊台越，經永

嘉^{〔三〕}，觀謝公石門^{〔四〕}。後於廣陵相見。美其愛文好古，浪跡方外，因述其行而贈是詩（一作見王屋山〔人〕魏萬，云自嵩歷充，遊梁入吳，計程三千里，相訪不遇。因下江東尋諸名山，往復百越。後於廣陵一面，遂乘興共過金陵。美此公愛奇好古，獨往物表，因述其行李，遂有此贈）。

【校記】

〔題〕咸本、郭本、胡本、王本題作送王屋山人魏萬并序，題下無魏詩附三字。蕭本、嚴評本、全唐詩本俱無并序二字，亦無題下注。唐詩品彙收此詩題無王屋山人四字。

〔沿吳相送〕送，蕭本、朱本、劉本、嚴評本、全唐詩本、王本俱作訪，按訪字是。

〔美其〕其，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朱本、劉本、嚴評本俱作而，誤。

〔序文全部〕宋本、蕭本、郭本、王本俱注云：一作見王屋山（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王本注俱作山人）魏萬云：自嵩歷充，遊梁入吳，計程三千里，相訪不遇，因下江東，尋諸名山，往復百越。後於廣陵一面，遂乘興共過金陵。美（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王本注俱無美字，非）此公愛奇好古，獨往物表，因述其行李，遂有此贈（蕭本、王本注作遂有此作，郭本注作有此詩）。咸本、朱本、劉本、胡本、全唐詩本俱無此一作注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嵩，指高山，又稱嵩高山。《元和郡縣志》卷五河南道河南府登封縣：「嵩高山，

在縣北八里。亦名方外山，又云東曰太室，西曰少室，嵩高總名，即中岳也。」宋，宋城。《元和郡縣志》卷五河南道河南府宋州宋城縣：「漢睢陽縣，屬宋國，後屬梁國。後魏屬郡。隋開皇三年罷梁郡，以縣屬亳州。十六年，於此置宋州，睢陽屬焉。十八年改爲宋城。」即今河南商丘市。

〔二〕台，指台州，即今浙江臨海市。越，指越州，即今浙江紹興市。唐之建制俱見《元和郡縣志》卷二六江南道。

〔三〕永嘉，《元和郡縣志》卷二六江南道溫州有永嘉縣，即今浙江溫州市。

〔四〕謝公，指謝靈運，曾爲永嘉太守。石門爲其在永嘉遊覽之名勝。《文選》卷二二謝靈運《登石門最高頂》詩李善注引謝靈運《遊名山志》曰：「石門澗六處，石門溯水上。入兩山口，兩邊石壁，右邊石巖，下臨澗水。」

仙人東方生〔一〕，浩蕩弄雲海。沛然乘天遊，獨往失所在（一作東方不辭家，獨訪紫泥海。時人少相逢，往往失所在）〔二〕。魏侯繼大名〔三〕，本家聊攝城〔四〕。卷舒入元化（一作雜仙隱）〔五〕，跡與古賢并。

【校記】

〔仙人〕以下四句，宋本、胡本、王本俱注云：一作東方不辭家，獨訪紫泥海。時人少相

逢，往往失所在。

〔入元化（一作雜仙隱）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嚴評本、全唐詩本俱無一作注。劉本注一作往仙隱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東方生，指東方朔。《漢武內傳》：「東方朔一旦乘龍飛去，同時眾人見從西北上冉冉。仰望良久，大霧覆之，不知所適。」

〔二〕沛然，此爲迅疾貌。紫泥海，見《古風》其四一「朝弄紫泥海」注。

〔三〕《左傳》閔公元年：「晉侯……賜畢萬魏，以爲大夫……卜偃曰：『畢萬之後必太。萬，盈數也。魏，大名也。以是始賞，天啓之矣。』」此句以《左傳》典故，言魏萬繼承魏侯大名。

〔四〕聊攝城，指博州，即今山東聊城。《元和郡縣志》卷一六河北道博州：「《禹貢》兗州之域。春秋時齊之西界聊攝地也……在漢爲東郡聊城縣之地。」又，聊城縣：「本春秋時聊攝地，晏子對景公曰：『聊攝以東，其爲人多矣。』漢以爲縣，屬東郡。……改屬濟州。隋開皇三年改屬冀州，十六年置博州，縣屬焉。」王注謂此處指聊城、攝城兩縣，非。

〔五〕卷舒，猶屈伸，指人的出處進退。朱注：「元化者，天地之大化也。」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：「至道無爲，一龍一蛇，盈縮卷舒，與時變化。」

第一段，朱曰：「白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山，歷敘其遊覽之跡，此則言其從仙遊於方外

以發端也。謂古昔仙人之生於東方者（此應指東方朔），乘雲而天遊，飄然而獨往，今不知其所在矣。繼其大名者誰歟？乃王屋山人魏萬也。彼魏萬者，亦生於東方，家在聊攝之間，懷至道而卷舒，與元化而同運。其跡誠無異於古昔之仙人也。」

十三弄文史，揮筆如振綺（一）。辯折田巴生，心齊魯連子（二）。

【注釋】

（一）朱注：「振綺者，言其揮辭之艷麗也。」張衡《歸田賦》：「揮翰墨以振藻。」

（二）辯折二句，《太平御覽》卷四六四《魯連子》：「齊之辯士田巴，辯於徂丘，議於稷下。毀五帝，罪三王，訾五伯，離堅白，合同異，一日而服千人。有徐刼者，其弟子魯連，謂徐刼曰：『臣願得當田子，使之不敢復談。』徐刼言之田巴曰：『刼弟子年十二耳，然千里駒也。願得侍議於前可乎？』田巴曰：『可。』於是魯連往見曰：『臣聞堂上之冀不除，郊草不芸；白刃交前，不救流矢。何者？急者不救，緩者非務。今楚軍南陽，趙伐高唐，燕人十萬之眾在聊城而不去，國亡在旦暮，先生將奈何？』田巴曰：『無可奈何。』魯連曰：『危不能爲安，亡不能爲存，則無貴學士矣。今臣將罷南陽之師，還高唐之兵，卻聊城之眾，所貴談說者爲若此也。若不能者，爲先生之言，有似梟鳴出聲，而人皆惡之，願先生勿復談也。』田巴曰：『謹受教。』明日，見徐刼曰：『先生之駒，乃飛兔，驥裏也，豈特千里哉。』於是杜口

易業，終身不復談。」

第二段，朱曰：「此一節言魏萬少年之時，而文辭富麗，議論足以服人，有如魯仲連也。」

西涉清洛源〔一〕，頗驚人世誼。採秀卧王屋〔二〕，因窺洞天門〔三〕。竭來遊嵩峯〔四〕，羽客何雙雙〔五〕！朝攜月光子〔六〕，暮宿玉女窗〔七〕。鬼谷上窈窕〔八〕，龍潭下奔湲〔九〕。

【校記】

〔清洛源〕洛，朱本、劉本作洛，形近而誤。

〔採秀〕採，蕭本、郭本作采。

〔洞天門〕朱本作洞門天，誤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清洛，指洛水。《史記·夏本紀》：「道雒自熊耳。」《正義》引《括地志》：

「洛水出商州洛南縣西冢嶺山，東北流入河。」潘岳《藉田賦》：「清洛濁渠，引流激水。」

〔二〕秀，指芝草。《楚辭·九歌·山鬼》：「採三秀兮山間。」王逸注：「三秀，謂芝草也。」

〔三〕洞天門，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五河南道王屋縣引《茅君內傳》云：「王屋山之洞周迴

萬里，號小有清虛之天。」王云：「以上美萬之愛文好古而隱居王屋之事。」

〔四〕張相《詩詞曲語辭滙釋》卷四：「謁來，猶云去也。《韻會》：『謁，去也。』……李白《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》詩：『西涉清洛源，頗驚人世誼。探秀卧王屋，因窺洞天門。謁來遊嵩峯，羽客何雙雙。朝攜月光子，暮宿玉女窗。』言去而遊嵩峯也。據詩序，此詩白與魏萬相見於廣陵，贈詩以歷敘其遊蹤。」

〔五〕朱注：「羽客，仙人也。」

〔六〕月光子，仙人名。《藝文類聚》卷七嵩高山：「《仙經》云：嵩高山東南大巖下石孔，方圓一丈，西方北入五六里，有大室，高三千餘丈，周圍三百步，自然明燭，相見如日月無異。中有十六仙人，云月光童子。常在天台，時亦往來此中，人非有道，不得望見。」

〔七〕玉女窗，《五色線》卷下：「《嵩山記》：玉女三臺山，昔漢武帝東巡過此山，見學仙女子，帝因往觀之……《圖經》云：有玉女窗，漢武帝於窗中見玉女。」王注：「謝絳《遊嵩山書》云：進窺玉女窗，搗衣石。石誠異，窗則亡。是玉女窗在宋時已無之矣。」

〔八〕鬼谷，《元和郡縣志》卷五河南道河南府告成縣：「鬼谷，在縣北五里，即六國時鬼谷先生所居也。」遺址在今河南登封東南告成鎮。

〔九〕龍潭，《明一統志》卷二九河南府山川：「龍潭，在登封縣東二十五里，嵩頂之東，九潭相接，其深莫測。」王注引《登封縣志》：「九龍潭，在太室東巖，山顛有水流下，激衝成潭，盈坎而出，復作一潭。共有九潭，遞相灌輸，水色洞黑，其深無際。崖崿險峻，波

濤怒激，登臨者至此，輒凜然生畏焉。有石記戒入游龍潭者，勿語笑以黷龍神，神怒則有雷恐。」^{〔一〕} 澤，《說文·水部》：「澤，小水入大水曰澤，從水眾聲。」王注：「音叢。」

第三段，朱曰：「此一節言魏萬自山東而西遊河南，歷清洛，經王屋，過嵩峯，入鬼谷，至嵩陽之龍潭，逸興浪跡，自東而西者有如此也。」

東浮汴河水^{〔二〕}，訪我三千里。逸興滿吳雲，飄飄浙江汜^{〔三〕}。揮手杭越間^{〔四〕}，樟亭望潮還^{〔五〕}。濤卷海門石^{〔六〕}，雪橫天際山。白馬走素車，雷奔駭心顏^{〔六〕}。

【校記】

〔浙江〕浙，郭本、全唐詩本作潮，通。

〔樟亭〕樟，咸本、劉本注云：一作章。蕭本作章，郭本樟亭作樟臺。

〔雪橫〕雪，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朱本、全唐詩本、王本俱作雲。按作雲是，當據改。

〔白馬〕蕭本、玉本、朱本、嚴評本俱作白雪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汴河，即汴水，見卷六《梁園吟》注。

〔二〕浙江，即錢塘江。王注引翫心湯《錢塘縣志》：「錢塘江，在縣之東南，本名浙江。虞喜云：潮水投浙江，下折而曲。一云江有反濤，水勢折歸，故云浙江。盧肇曰：浙者，

折也。蓋取其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。一名折河，《山海經》云：禹治水至於折河，又名曲江。枚乘《七發》曰：觀濤於廣陵之曲江。今名錢塘江。其源發黟縣，曲折而東，以入於海。潮水晝夜再上，奔騰衝擊，聲撼地軸。」汜，通涘，水邊。陸機《爲顧彥先贈婦二首》：「願假歸鴻翼，翻飛浙江汜。」

〔三〕王注：「揮手，以手指畫也。杭謂杭州餘杭郡，古時爲越國西境。越謂越州會稽郡，古時爲越國都城。二郡中隔浙江，江之北爲杭州，江之南爲越州。」按會稽即今浙江紹興市。

〔四〕樟亭，《咸淳臨安志》卷五五：「樟亭驛，晏元獻《驛地志》云在錢唐縣舊治之南五里，今爲浙江亭。」《浙江通志》卷四〇：「浙江亭，《乾道臨安志》：在錢唐縣舊治南到縣一十五里。」按，《淳祐臨安志》卷七樟亭驛條下引晏殊《驛地志》後，復引白居易《樟亭驛見楊舊》詩，此亭當在唐代已爲驛亭。

〔五〕海門，《西溪叢語》卷上：「惟浙江……或云夾岸有山，南曰龕，北曰赭，二山相對，謂之海門。岸狹勢逼，湧而爲濤耳。」

〔六〕「白馬」二句，言江潮勢如白馬素車，聲似驚雷。枚乘《七發》：「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、遠方交遊，兄弟並往，觀濤乎廣陵之曲江……其始起也，洪淋淋焉，若白鷺之下翔。其少進也，浩浩澄澄，如素車白馬之張……凌赤岸，躡扶桑，橫奔似雷行。」王注：「以上敘其自高、宋沿吳相訪之事。」